

# 马路边,老人排成一排打麻将

## 社区就有活动室,为啥来这里?他们说,是为了热闹



“马路麻将档”还挺热闹

搓麻将、打扑克……珠江路附近的几条马路边,人气一直很旺。他们大多是家住周边的老人,闲暇时来这里打发时间。社区就有可供使用的休闲场地,为何还要把牌桌摆路边?

□见习记者 刘旌文/摄

### 向王女士求助的老人 3年出走了几十次

快报讯(记者 常毅)“可怜可怜我吧,我迷路了,我家住上海路,6楼……”前晚7点左右,市民王女士路过建宁路200号门前时,一位老大爷拉住了她。王女士赶紧报警求助。随后民警一查警务平台,发现这位老爷子三年来已经出走几十次。

“他跟我说他100岁了,还知道自己的名字,叫邵某。”王女士说,当晚她遇到这位老人向她求助时,很吃惊。她到街边借了个凳子,让老人先坐下休息,然后报了警。民警赶到后,老人又重述了一遍自己的信息,不过,他只记得住上海路,但具体门牌号码不清楚。民警就先把他带回阅江楼派出所。

根据老人提供的姓名,民警在警务平台上搜索,结果让人大吃一惊。关于他的报警记录有好几十条,再一细看,从三年前开始,条条都是关于他离家出走后迷路的,并且足迹遍及南京城区。不过,老人的年龄是80岁,而非100岁。根据登记的电话,民警联系到他的儿子邵先生。电话接通后,民警刚表明身份,老人的儿子就问,“请问你是哪家派出所?”

半个小时后,老人的儿媳赶到派出所。“已经被民警送回几十次了,最多的时候,每个星期能出走两次。”提起这位老爷子,儿媳很无奈。老人和儿子、儿媳一起住,因为总是“不听话”,气得老伴搬到女儿家去了。老父亲经常一个人出走,邵先生夫妇非常担心他在外面出事,为了方便帮助老人的热心市民、民警联系家人,邵先生将家庭地址和电话等写在布条、纸条上,缝在老人衣服上,或者塞在他的口袋里,可老人每次出走,都把布条给撕下来,纸条也掏出来扔了,让儿子、儿媳很头疼。(蔡先生线索费50元)

### 他们受小伙伴的邀请 进行南京“一日游” 这20个小朋友 都是留守儿童

快报讯(记者 黄艳)“新年好呀,新年好呀,祝福大家新年好……”本学期的最后一天,南昌路小学校园传出欢快的歌声,20名来自浦口区石桥小学的孩子来到这里寻找他们的“手拉手”伙伴。这20名孩子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“留守儿童”,虽然结束了期末考试,家人却不能带他们出外放松一下。本学期的最后一天,他们受小伙伴的邀请,进行南京“一日游”。

在南昌路小学的校园里,刚刚建成不久的南小少儿民乐博物馆向大家开放,小馆长们进行了精彩讲解,让伙伴们了解各种民族乐器。在多功能音乐厅,孩子们互相认识,结成了20对好伙伴。“我和我的伙伴最有缘分,名字一样。”南昌路小学二(4)班叶雨倩说,她交到的好朋友是她小1岁,是浦口区石桥小学一年级学生张雨倩。两个小姑娘一相识,叶雨倩就送出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米老鼠铅笔盒和漂亮的本子。“这个铅笔盒原来是想三年级的,但是送给妹妹我愿意。”叶雨倩说,“我和她一起去参观了紫峰大厦,还去吃了肯德基呢。”

“孩子们挺不容易的,很少有机会出来玩,今天他们太开心了。”浦口区石桥小学校长邵群说,学校做过统计,学生家长中一方长期在外打工的有300多人,其中不少是父母双方在外,孩子跟着老人生活。邵群说,听说南昌路小学的孩子们每人都会一种民乐,孩子们很羡慕。“现在南昌路小学已经和我们约好,送我们一个班的葫芦丝。”邵群说,下次再来的时候,或许自己学校的孩子就能和城里的孩子同台表演了。

### 马路边

#### 近十张麻将桌一字排开

昨天下午1点,珠江路附近的碑亭巷路边,近十张麻将桌摆了出来。一群老年人坐在桌边,裹着厚厚的棉袄,戴着手套打麻将。

老姚手气不错,“战局”刚拉开一会儿,就连赢了两局。“我都快80岁了。”他说话时,还忘记手上的牌。说一会儿,停下来望望刚摸到的牌,沉吟一下,才回过神来接着说,“从我家到这里没几步路。”只要不下雨,几乎每天下午,他都会来这里以牌会友。

“一个下午打8圈牌,差不

多3个多小时。”同桌的李奶奶和老姚是多年的牌友了,“我在这里打麻将也有四五年了。”在李奶奶记忆中,十多年前,就有人在这条马路上打麻将。因为这条“马路麻将档”的名气越来越大,有些住在夫子庙的老人也会来这里凑热闹。

在太平北路边的小公园内,这样的热闹丝毫不减。就着公园里的石桌石凳,老人们玩得也不亦乐乎。正洗着牌的张大爷说,在这一带打牌,大家都会来点小钱,半天下来,输赢也就是几块钱。

### 老人说

#### 打牌也是为了打发时间

虽然社区活动室环境好,但爱打牌的老人就是不愿意去。他们表示,路边灰尘是比较大,但相比于室内,这里的空气流通性更好。冬天阳光好的时候,他们打牌休闲时还能晒晒太阳,相当惬意;夏天,他们会把牌桌搬到树荫下乘凉。

“老年人生活不比你们年轻人,打牌也是为了打发时间。”一位下棋的大爷说,很多老人独自呆在家里实在寂寞,在这里不仅只是想“过个牌瘾”,

也能找到人聊天。“你看这里除了打牌的人外,还有不少人就是坐在一起唠唠家常。”

和他的想法类似的老人有不少。他们表示,大家将麻将桌摆在路边,是图个热闹。要是去了室内,气氛显然要差多了。“人最多的时候,我们这里有十几桌麻将呢,哪个社区能装得下?”也有老人表示,有些社区并不会专门提供打牌的场所,或是所提供的场所空间有限,容不下那么多人。

### 活动室

#### 偌大的房间却空无一人

走进梅园街道花园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室,开着空调的房间很暖和。室内除了各类书籍和电子阅览室外,还放着4张圆桌。社区书记马义兵介绍称,这间活动室全年对社区居民开放,但来这里的老人不多。

2011年,社区与居民开互动会时,曾多次就“上街打牌”的问题提出倡议,让老人们来社区活动室打牌休闲。“在路边打牌,一来空气质量

太差,对老人身体不利;二来也有可能占据了公用道路,引发交通拥堵。”他们将这些弊端说给老人们听后,起初倒是有不少响应者,但后来人又逐渐少了。

在碑亭巷路边打牌的老人大多居住在珠江路和新街口附近。昨天下午,记者走访了附近的几家社区活动中心,发现许多社区的活动室要么是一把铁将军把门,要么是偌大的房间却空无一人。

### 社区说

#### 马路麻将档不能全否定

“碑亭巷的马路麻将桌,我小时候就知道了。”在香铺营社区居委会党委副书记邱婷婷看来,这项休闲活动已成为周围老人们的一项沿袭多年的传统,许多人难以割舍。谈到这里,她回忆起一件事。曾有一名老人来社区托她查询另一人的家庭住址,原来他们两人就是在街边的麻将桌上认识的,后来对方突然消失了好几天,他想去对方家中看望,但又不知道住址。这段温情的故事让她感动,她觉得,虽然“马路麻将档”可能会带来一些交通问题,但它所带来

的某些积极意义也不应否定。此外,新街口和珠江路附近的老小区较多,其中生活着许多高龄老人。邱婷婷表示,虽然社区活动较多,但大都是舞蹈队、合唱团、乒乓社之类的,高龄老人很少能参与。

“社区里的资源想满足所有人的需求,的确有些困难。”新街口附近某社区工作人员表示,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,如果有大量老人要来打牌,社区很难满足需求。“而且只要是在社区里打牌,我们是坚决杜绝来钱的,可能这也是许多老人不愿来的原因吧。”

# 快报“封女郎”给孩子当“保姆”

## 为了照顾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,她放弃了高薪,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



朱丹阳电话联系工作  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

她曾是快报“封女郎”(资料图片)

“我们给小朋友建立两人学习小组,一起默词,一起背书。和伙伴在一起,他们都比以前更有上进心!”说到孩子们,朱丹阳眼睛发亮,这个剪着短发的90后女孩曾是快报第7期“封女郎”。不过,正处花样年华的漂亮女孩如今无暇装扮自己,因为她在忙着帮没时间照顾孩子的父母解决难题。

### 参与公益性质的教育惠民项目

朱丹阳现在已经为29个孩子的家长解决了放学孩子无人管的难题。她参与下关区民政局“童助快参园”计划,在清江花苑社区、象山社区和五所村社区设立了3个为民服务点,进行公益性质的教育惠民项目。每天下午,3个点要接纳29名孩子,有老师为他们辅导作业、陪他们玩耍,一直等到18:30父母来接。朱丹阳是这3个点的组织管理者,她告诉记者,17:00以前是免费时段,之后收取少量费用,目前三四百元一个月。朱丹阳接收的这些孩子的

家长,有的是工作要倒班的公交车驾驶员,也有不少是外地来南京做小生意的,都是忙于生计的普通劳动者。“不少小男孩很调皮,刚来时就总是去吓唬小女生,把女生逗哭了。”朱丹阳就让小朋友两人一组,相互帮助。有个小男孩很爱睡觉,在学校里上课都能睡着,放学了常被留下来写课堂作业。到了“童助快参园”,老师让他和同组小朋友比赛谁默写得更好,他很积极,很少打瞌睡了。

“现在孩子还不算多,我也贴进去不少积蓄,不过这件事很值得做。2012年我还想扩充更多的点。”朱丹阳说,这几天她在考虑下学期的计划,看每个点能不能拿出3~5名免费名额,因为有些小朋友的家境比较困难。她还考虑把每天的服务时间延长至20:30。“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其实是19:30才能来接孩子,我们要考虑到家长的实际情况。”

### 更喜欢和孩子在一起

曾是快报“封女郎”的朱丹阳形象很好,又有歌舞才艺。2011年,电影《菠萝蜜》曾相中

朱丹阳担当女主角,饰演一位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。“当时看中我是因为气质比较相符,但因为实在太忙还是放弃了。”面对触电大银幕的机会,朱丹阳虽然觉得放弃了可惜,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。“那时各个服务点才走上正轨,根本不能离开。”

1990年10月出生的朱丹阳其实还是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的大四学生。因为擅长舞蹈,她从大一开始就在少年宫、培训中心兼职当舞蹈老师。“不忙的时候,一个月也可以赚一万块。”此外,她还会帮单位编舞,出外演出,“编舞是1000~1500元一分钟,演出是1600元两分钟。”上大学后,她没跟父母要过一分钱生活费,甚至还小有积蓄,办起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育培训中心。“不过,现在我很少去教跳舞了,只保留了一个感情最深的班,演出、编舞更少。”因为每周要到每个服务点两三次,再加上大学的学业,朱丹阳已经无法再去兼顾其他。“我有小学和初中的教师资格证,还是更喜欢做老师,喜欢和孩子在一起。”

快报记者 黄艳